

40061

: 20



宗鑑法林卷五十七

集雲堂編

大鑒下三世

潭州長髭曠禪師

石頭遷嗣

初叅石頭頭問

甚處來師

師

曰嶺南來曰嶺南一舖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祇欠點眼在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頭乃翹一足師禮拜頭曰汝見箇什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見如紅爐上一點雪

報慈遂云長髭恁麼抵對具眼不具眼若具眼為甚

麼請他點眼若不具眼又道成就久矣且作麼生商量
法燈欽代云和尚可謂眼昏 翠峰顯云無眼
功德有什麼點處 雲居元云可惜勞而無功 天
寧琦云長髭親從大庾嶺來平白被石頭熱瞞一上
見個什麼便問一舖功德成就也未虛空裏釘橛又
有長髭把不定便道成就久矣祇欠點眼一盲引衆
盲石頭垂下一足還當得點眼也無一個既不惺惺
兩個更是慙懽如紅爐上一點雪果然諸人切忌接
響承虛脫空妄語 開先金云好一舖功德因甚祇
點一隻眼 古南門云將謂無人證明雖然長髭也

不得孤負石頭何故要行山下路須問過來人 龍
華體云石蘊玉而生輝蚌含珠而自媚長髭者舖功
德未到石頭不妨疑著及到石頭失卻一隻眼那裏
是失卻眼處

長髭未向嶺南來功德圓成眼已開珍重善財回首
處文殊元不下樓臺 智海清

撥艸瞻風到石頭關山重疊路迢迢嶺頭功德圓成
久一點紅爐雪未消 艸堂清

圓光皎皎耀寒虛妙手丹青畫不如當日石頭輕點
破至今赤土亂塗糊 普融平

嶺頭功德眼足倦等閒垂紅爐一點雪直下廓無依
天童覺

國手精奇老石頭毫端點出佛雙眸破繩牀上閒垂
足兩道神光夜不收

張無盡

大庾嶺頭功德成謾言點眼訪知音紅爐片雪明端
的象外風光照古今

疎山如

鰲背樓臺拂白榆此中槎客亦踟躕牢山道士無仙
骨卻向人間作酒徒

鐵容玄

一尊功德被塗污者也焉哉與之乎魔魅好人憑咒
術嘛咪吽嚩嚩蘇

靈潤機

長髭因李行婆來乃問憶得在絳州時事麼曰非
師不委師曰多虛少實在曰有甚諱處師曰念你
是女人放你拄杖曰某甲終不見尊宿過師曰老
僧過在甚處曰和尚無過婆豈有過師曰無過底
人作麼生婆豎拳曰與麼總成顛倒師曰實無諱
處

大圓智云長髭李行婆相見打破鍋彼此兩無失是
非轉更多大圓若見伊掃蕩葛藤窠奉勸叅學者休
哆哆囉囉咄

長髭解接無根樹婆子能挑水底燈燈爛樹生真可

笑佳聲千古播乾坤諱得麼

方菴顯

長髭有僧爲點茶三巡後問不負從上諸聖如何是長髭第一句師曰有口不能言曰因甚有口不能言師乃頌曰石師子木女兒第一句諸佛機言不得也大奇直下是莫狐疑良久曰是第一句第二句曰不一不二師曰見利忘錐猶自多在僧禮拜師拈起盞子曰直下不負從上諸聖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又作麼生師放下盞子便歸方丈僧隨後入師翹一足曰大地不容鍼汝從何處來曰直是維摩也緘口不得師曰偶爾之閒又逢猛虎

僧便作虎聲師以拄杖作亞槍勢僧卻把住曰大地不容鍼何處得者箇來師曰不但維摩文殊也緘口不得曰著箭虎不可當師與一掌推出方丈一句兩句葛藤露布維摩文殊緘口無處暗箭藏鋒射中猛虎一掌相酬繪事後素

方菴顯

第一句言不及見利忘錐何得何失拈起放下翹足而立文殊維摩槍箭交擊果不可當一掌推出縱是舜若多神額頭也須汗出

石溪月

長髭問僧甚處來曰九華控石菴師曰菴主是什麼人曰馬祖下尊宿師曰名什麼曰不委它法號

師曰它不委你不委曰尊宿眼在甚處師曰若是
菴主親來今日也須喫棒曰賴遇和尚放過某甲
師曰百年後討箇師僧也難得

翠峰顯云是則二俱作家要且祇解收虎尾不解據
虎頭若使德山令行竝須瓦解 資福廣云熱燄川
流洪濤雲湧者僧能聿身經過固是難得末後被人
陰蛀惜乎 雪竇正云作家相見照用同時行說俱
到就中覓纖毫過患了不可得明覺則欲決黃河之
濤控華山之石明眼看來正是冬行春令
斂其鋒藏其用縝密不發發卽中李公山裏著箭時

張公嶺外冷頭痛磨礮砥礪功已成作家作家不驚
衆 天水廣

鳳翔府法門寺佛陀禪師 石頭常持數珠念三種

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什麼盃躡
丘乃過一珠終而復始

三種佳名一個過邀君把手上高坡時人自沒登山
力空負當年一曲歌 佛燈珣

釋迦元和與佛陀摩訶悉達哩娑訶自餘甚麼盃躡
丘六一居士歐陽修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

鷺洲 三宜孟

淡更小玉喚頻頻卻笑檀郎不識聲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天岸昇

雪看婆子錦衣裳頻喚兒郎用意良傾盡熱腸猶不諾可憐恩義一齊忘

契音陵

汾州石樓禪師

石頭遷嗣

問僧近離甚處曰漢國師曰

漢國天子還重佛法也無曰苦哉賴值問著某甲問著別人卽禍生師曰作箇什麼曰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師曰闍黎受戒多少時曰二十夏師曰大好不見有人便打

或作棗樹二世

翠峰顯云者僧棒旣喫要且去不再來石樓令雖行

爭奈無風起浪

南堂欲云者僧句裏藏鋒石樓棒

頭有眼說什麼去不再來直須棒了出院

天奇瑞

云埋兵索戰輸他作者量敵排軍豈不傷軀正眼從來付大謀大衆到者裏如何免得良久云塗毒鼓邊休側耳

古南門云者僧有前無後石樓有後無前

翠峰明眼難瞞要且錯過棒頭

知君才調本翩翩爲許從戎赴朔邊紅粉樓中應計日臙脂山下莫經年

海舟慈

石樓因僧問未識本來性乞師方便師曰石樓無耳朵曰某甲自知非師曰老僧還有過曰和尚過

在什麼處師曰過在汝非處僧作禮師便打
永寧鼎云石樓無耳埵菽粉滿面塗者僧解禮拜祇
恐不是玉雖然黨理不黨親

納款投降足可觀將凹補凸有何難雖然不費纖毫
力不覺髑髏徹底乾鐵機信

澧州大同普濟禪師石頭遷嗣因僧問如何是本來人

師曰共住不相識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曰暗寫

愁腸寄阿誰

魯菴遠云共住不識且道是本來人也無既是因甚
不識祇如者僧禮拜是會不會 佛化弘云既不識

暗寫愁腸作麼須知本來人被大同塗污了也者僧
禮拜夫人必自侮

共住同行世莫知幾人當面便逢伊縱饒紹續家門
者半是貧寒乞養兒保寧勇

大同見龐居士來便掩卻門曰多智老翁莫與相

見士曰獨坐獨語過在阿誰師便開門纔出被士

把住曰師多智我多智師曰多智且置閉門開門

卷之與舒相較幾許士曰祇此一問氣急殺人師

默然士曰弄巧成拙

魯菴遠云弄巧成拙大同領取一半龐老領取一半

雖然龐老早退大同三十里了也

大同因米和尚領衆到纔欲相見師便拽轉禪牀面壁而坐米於背後立少時卻回客位師曰是卽是若不驗過已後遭人貶剝乃令侍者請米至米纔上卻拽轉便坐師乃繞禪牀一匝便歸方丈米卻拽轉禪牀領衆便去

廣胤標云反古者不可非循禮者何足多二老一期相見直是眼便手親光前耀後然仔細看來翻成特地何也誰謂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 白巖符云偷天之作入地之謀在二老互擅其長若論古

佛家風且各與他三尺覆面布子

主賓有禮合隨常相見何緣轉面墻贏得一堂風冷

淡千秋明月兩禪牀

豁堂崑

大同問龐居士曰是箇言語古今少人避得祇如龐公還避得麼士曰諾師再舉前話士曰什麼處去來師曰非但如今古人亦有此語士作舞出去師曰風顛老風顛老自過教誰檢

慣逐羊腸路相逢莫問津江山異今古風物逐時新

方菴顯

大同因龐居士來提起策筴喚曰大同師大同師

師不顧士曰石頭一宗瓦解冰消師曰若不得龐公輩灼然如此士拋下策筭曰寧教不直一文錢師曰錢雖不直欠它又怎得士作舞而退師乃提起策筭曰龐公龐公士曰你要我策筭我要你木杓師作舞而退士撫掌笑曰歸去來歸去來

石溪月云大同把定被龐公痛處一錐直得左轉右側前依後隨策筭提起處相呼作舞時若言依樣畫貓兒定把黃金鑄子期

你愛我策筭我愛你木杓主山纔放高案山又岌業居士大同師將錯便就錯歸去來今天地寬一對鐵

錘何處著

瞻堂遠

大同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汝還識十二時麼曰如何是十二時師曰子丑寅卯僧禮拜師示頌曰十二時中那字別子丑寅卯我今說若會惟心萬法空釋迦彌勒從茲訣

十二時中別不別通身是口難分說東邨王老暗嗟吁達磨西來有妙訣

佛鑑懃

十二時中時時別終日說兮未嘗說經行坐臥在其中吾今直下爲君訣

大圓智

子丑寅卯何曾別古人今人如是說喪盡靈臺一物

無佛祖分明爲秘訣

塗毒策

大鑒下四世

潭州雲巖曇晟無住禪師

藥山儼嗣

藥山問聞汝解弄

獅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
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祇弄得一出
師曰一卽六六卽一師後到瀉山瀉問承聞長老
在藥山弄獅子是否師曰是瀉曰長弄有置時師
曰要弄卽弄要置卽置瀉曰置時獅子在什麼處
師曰置也置也

法昌遇云好一場獅子祇是有頭無尾我當時若見

瀉山道置時獅子在什麼處便與放出踞地金毛直
教瀉山藏身無路 泐潭準云二老父子鈍置殺人
弄一個獅子也弄不出若是準上座祇消自弄拽得
來拈頭作尾拈尾作頭轉兩個金睛攫幾鉤鐵爪吼
一聲直教百里內猛獸潛踪虛空裏飛禽亂墜準上
座未弄師子請大眾高著眼先做一個定場擲下拄
杖云個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 棲霞成云雲巖自
謂解弄六出及到瀉山一出也弄不來當時若解哮
吼一聲管教大瀉倒退三千里
尾愬金毛獅子子梅檀林下青莎裏置也置也威自

全一出六出着剔起非擬擬知幾幾星流不啻三千
里天外風清哮吼時爲君吸盡西江水咄

明覺顯

放出金毛獅子百獸不見踪由要得爪牙全露直須
自把繩頭

懶菴樞

雲巖問一尼曰汝爺在否曰在師曰年多少曰年
八十師曰汝有箇爺不年八十汝還知否曰莫是
恁麼來者麼師曰恁麼來者猶是兒孫

洞山价云直是不恁麼來者亦是兒孫 馮山果云
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畢竟作麼生良久云從
來無位次不用強安排 百丈泐云要識爺則易識

兒孫則難年來家計蕭條甚千里懸懸望信稀

雲巖因僧問二十年在百丈侍巾幘爲甚麼心燈
不續師曰頭上寶華冠曰意旨如何師曰大唐天
子及冥王

九峰虔因僧問大唐天子及冥王意旨如何虔云卻
憶洞上之言 天植維云金鍼密刺繡出錦縫重重
玉綫橫抽穿過羅紋結角正是我雲巖老祖大機大
用底玄旨縱饒九峰向劫外明宗爭奈花發靈苗春
不借畢竟如何鵝王擇乳素非鴨類

玉鞭高舉擊金門引出珊瑚價莫論迴古輪王全意

氣不彰寶印自然尊

丹霞淳

高坐龍樓勢獨尊
野老何曾問闕門
鼓腹不知堯舜
力荷鋤引犢過前邨

永覺賢

聞闔重重遶五雲
九峰到此實難分
笑殺幾多迷路
客背指龍樓罵至尊

南菴依

無端勒馬過王城
忽接香風上苑明
寶色棱棱風度
曲何人敢共御街行

伴我侶

睂橫八彩目重瞳
佛祖齊教立下風
骨酪生來尊特
甚豈同粟散帶天聰

湘翁法

靈花從不待春開
劫外芬芳絕比材
尊貴位中誰共

委淡煙籠月浸莓苔

宗楷元

雲巖因院主遊石室
回師問汝去入到石室裏爲
什麼便回主無對洞山
代曰彼中已有人占了也
師曰汝更去作什麼
山曰不可人情斷絕去也

天童覺云低頭失卻鉞
開眼拾得線線無頭而莫度
鉞無穴以難穿到者裏
鸞膠續絃須是洞山始得

雲巖因僧問暫時不在
如同死人時如何師曰便
好埋卻

便好埋卻更無依托
天上人間逍遙快樂
切忌思量
涉路途不勞彈指開樓閣

普菴玉

雲巖示衆有箇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
山出曰它屋裏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也無曰怎
得與麼多知師曰日夜不曾眠曰問一段事得麼
師曰道得卻不道

天寧琦云道得卻不道作麼生會常恨春歸無覓處
不知轉入此中來

雲巖因道吾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如
人夜閒背手摸枕子曰我會也師曰作麼生曰徧
身是手眼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八成曰你作
麼生師曰通身是手眼

白巖符云我卽不然那個是正眼向道瞎他若道我
會也我要問他雲門亭裏爲甚不見唐公嶺外事擬
議不來痛與一頓爲什麼不見道通身是手眼

徧身是通身是拈來猶較十萬里展翅鵬騰六合雲
搏風鼓蕩四溟水是何埃塏兮忽生那個毫釐兮未
止君不見網珠垂範影重重棒頭手眼從何起

翠峰顯

一竅虛通八面玲瓏無象無私春入律不畱不礙月
行空清淨寶目功德臂徧身何似通身是現前手眼
顯全機大用縱橫何忌諱

天童覺

演若怖回鏡裏首那吒還復舊時身不知手眼從何

起便道全軀在刹塵

佛心才

通身是手眼徧界不曾藏背摸牀頭枕翻身嫌夜長

天寧璉

雲巖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師曰有一人要曰
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有某甲在

竭力朝昏奉一人滿傾丹節展殷勤夜淡侍立垂簾
底不敢宸廷取次行

頻吉祥

雲巖問僧作什麼來曰石上語話來師曰石還點
頭也無僧無對乃自代曰未語話時卻點頭

洞山瑩代云多幸和尚證明 證果興代云要他點

頭堪作甚麼

雲巖埽地次道吾曰太區區生師曰須知有不區
區者曰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師豎起筇帚柄曰者
箇是第幾月吾休去

玄沙備云正是第二月 長慶稜問玄沙被他倒轉
埽帚柄驀面搥又作麼生沙休去 羅山閒云噫兩

個漢不識好惡雲巖個漢縛手縛腳死來多少時也
雲門偃云奴見婢殷勤 馮山喆云將勤補拙

保福展云雲巖大似泥裏推車步步區區 翠峰顯
於第二月也下別云洎合放過 馮山行云道吾平

地生堆雲巖因行掉臂玄沙道正是第二月面皮厚
多少且道豎起掃帚意作麼生十成好個金剛鑽攤
向門前賣與誰 超目諳云一人先行不到一人末
後太過二途不涉你諸人又向甚麼處見雲巖鴛鴦
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 天寧琦云雲巖豎
帚道吾休去總是第二月那個是不區區者此夜一
輪滿清光何處無 磬山修云我若作道吾待道者
是第幾月但云恰是管教他掃帚無地放在 鼓山
賢云玄沙長慶者一輩漢衆口鑠金非是不知雲巖
意祇要渠據令而行雪峰門下不道不是藥山門下

猶隔十萬里在 博山來云糞掃堆頭辨實筇帚柄
裏藏身管他第二月第幾月用得著便用玄沙雲門
語裏有刺是賞伊罰伊莫嫌霜露冷添得好清香
借來聊爾了門頭得用隨宜即便休象骨巖前弄蛇
手兒時做處老知羞 宏智覺

隨時舉處絕周遮得用相宜卽當家筇帚那邊看好
月不知轉見事如麻 頻吉祥

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 藥山儼嗣 僧問如何是和尚淡

淡處師下禪牀作女人拜曰謝子遠來無可祇待

驪龍海臥瑞雲高四望歸宗萬派潮木人來問西宮

事回惠東園一顆桃 投子青

深深親下拜三代禮全該此意如不然玉帛云乎哉
無準範

歲稔時清禮儀多相逢陪酒又陪歌當筵不解開懷
飲如此一天風月何 東叟穎

道吾見南泉泉問闍黎名什麼師曰宗智曰智不
到處作麼生宗師曰切忌道著曰灼然道著卽頭
角生三日後師與雲巖在後架把鍼泉見乃問智
頭陀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卽頭角生
合作麼生行履師便抽身入僧堂泉便歸方丈師

復來把鍼巖曰師弟適來爲什麼不抵對和尚師
曰你不妨伶俐巖不薦卻問南泉適來智頭陀爲
甚不抵對和尚泉曰它卻是異類中行巖曰如何
是異類中行泉曰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
著卽頭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巖亦不會

雲居膺因僧問切忌道著意作麼生居云此語最毒
云如何是最毒句居云一棒打殺龍蛇 五磊權云
與麼說話大似病鳥棲蘆太殺無轉智者裏則不然
智不到處正好道著雨灑巖花風生殿角診候臨時
應病與藥看孔著楔解黏去縛天馬挨開大施門震

動乾坤星斗落

言詮不到是同袍拂袖歸堂衆乃淘沙礫真金無辨
別不須疑慮更切切

汾陽昭

金剛際下古髑髏幾被人踢血濺空明月任從君自
掬寒松那棄白雲封

投子青

道吾同雲巖回藥山巖問如何是異類中行山曰
我今日困倦且待別時來巖曰某甲特爲此事歸
來山曰且去巖便出師在方丈外聞巖不薦不覺
齧得指頭血出下來卻問巖師兄問和尚那因緣
作麼生巖曰和尚不爲我說師便低首

饑餐嫩艸遙山去渴飲寒泉曲澗回放蕩不畊空劫

地暮天何用牧歌催

丹霞淳

撥轉當頭別有機旁行一路少人知古殿雲深無屐
迹春風艸長過前溪

永覺賢

道吾指佛桑花問僧者箇何似那箇曰直得寒毛
卓豎師曰畢竟如何曰道吾門下底師曰十里大
王

昭覺勤云以膠投漆驗影知形不諳正去偏來爭解
明投暗合還委悉麼蝦蟆跳上梵天蚯蚓驀過東海
徑山策云不開戶牖安知明月之光不泛僊槎安

觀天河之勢道吾以楔拔楔者僧以智破智雖然驀
路相逢未免三頭六臂會麼愛他年少子翻作白頭
翁

道吾因雲巖問師兄家風作麼生師曰教汝指點
著堪作什麼巖曰無者箇來多少時也師曰牙根
猶帶酸澀在

永寧鼎云若展綿密卽得要作石頭兒孫未免旁觀
皺斲着

道吾因石霜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向它道什
麼師喚沙彌彌應諾師曰添淨餅水著師良久卻

問霜適來問什麼霜再舉師便歸方丈霜有省

垂手還他作者機尋常語裏布槍旗重詢擬進歸方
丈一句分明更不疑 丹霞淳

春風初喜到天涯二月山城處處花笙管樓臺歌一

曲玉人扶得醉來家 雲岫巒

道吾曰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巖樂不在天堂苦
不在地獄

妙喜云高在絕頂富在福巖樂在天堂苦在地獄
南堂欲云一人高高處觀之不足一人低低處平之
有餘唱教門中足可觀光衲僧門下猶欠悟在 法

林音云二大老還得相見也無

道吾因瀉山問甚處去來師曰看病來曰有幾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曰不病底莫是智頭陀麼師曰病與不病總不干它事速道速道曰道得也與它沒交涉

博山來云瀉山懷仁道吾尚義二老雖則不露鍼鋒也太殺俊俏且道誰是病者誰是不病者誰是不干者平陽恣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作與麼語話若是山僧與他劈脊便棒雖然者一棒有負墮處妙藥何曾過口神醫莫能措手若存也渠本非無至

虛也渠本非有不滅而生不亡而壽全超威音之前獨步空劫之後成平也天蓋地擎運轉也烏飛兔走

天童覺

絕勝天容不露姿淡宮獨處許誰知偶因天外乘槎使話落人間不自持

嘯月朗

道吾因有施主施裊南泉提起示衆曰法身具四大不有人道得與它一腰裊師曰性地非空空非性地此是地大三大亦然泉乃與裊一腰

永寧鼎云且道與裊一腰是賞伊是罰伊

道吾到五峰峰問還識藥山老宿麼師曰不識曰

爲甚麼不識師曰不識不識

白雲深處路難通擬問踪由已涉功挂角羴羊無影
迹從容還落正偏中

丹霞淳

道吾聞僧念維摩經曰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皆欲
隨從文殊師利師問曰甚麼處去僧無對師便打
禾山代云給侍者方諧 雲林輅云何不道領棒卻
好

道吾因雲巖修鞦次乃問作什麼巖曰將敗壞補
敗壞師曰何不道卽敗壞非敗壞

珊瑚枝上產鴛鴦相喚相呼水國忙豈是斷腸聲怕

聽冰心一片倩誰揚

粟菴鼎

道吾因雲巖不安乃問離此設漏子向甚處相見
巖曰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曰何不道非不生不滅
處亦不求相見

翠峰顯云侍者與我記取者一問 昭覺勤代云何
處不逢渠 呆菴莊云不生不滅與非不生不滅處
總無相見分若有問雲居脫卻殼漏子向什麼處相
見只向他道什麼處不相見驀拈拄杖畫一畫

道吾因雲巖臨遷化遣書來辭師覽書畢曰雲巖
不知有我悔當時不向伊道雖然如是要且不違

藥山之子

報慈遂云古人與麼道還知有也未雲巖當時不會那裏是他不會處 翠巖芝云道吾道雲巖不知有悔當時不向伊說祇如與麼道道吾還知有也無彌陀德臨寂舉云雲巖老祖臨行賣俏不顧家醜道吾怎麼語話也是利動君子老僧不似雲巖聯聯纖纖欲了不了驀呈拄杖云阿魏無真黃金無假全身推出大街頭一任時人躡聲價擲杖而寂

宗鑑法林卷五十七 終

宗鑑法林卷五十八

集雲堂編

大鑒下四世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 藥山儼嗣 因夾山初住鶴林

道吾到遇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吾失笑山下座請問某甲抵對必有不是致令失笑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甚處不是吾曰某甲終不說請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此人如何吾曰此人

上無片瓦下無卓錫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
直造華亭師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卽
不住住卽不似師曰不似似箇什麼山曰不是目
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
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垂絲千尺意在
淡潭離鈎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撓打
落水中山纔上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師又打山
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綫從君弄不
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
絲懸淥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
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錦鱗始遇山乃掩耳
師曰如是如是

泛舟駕險三十春繫處竿頭死活人夾嶺桂分千古
韻朗江山翠萬重新

投子青

不犯清波不擲鈎怪哉當面觸鰲頭微茫一噴朦朧
雨萬壑千溪水逆流

保寧勇

長竿放去隨波浪絲線收來獲錦鱗撓下翻身何脫
灑回頭不見舊時人

佛迹昱

白雲檻外思悠悠密密金刀剪不開幽洞不拘金鎖
意縱橫無繫去還來

丹霞淳

離鉤三寸如何道駐擬還同眼裏沙篷底月明載歸
去劫前風韻落誰家真歇了

三寸離鉤撼一橈百千毛竅冷颼颼雖然兩手親分
付要在渠儂自點頭無際派

無相無瑕便倒戈祇因輕信智頭陀若還不到華亭
上鐵鑄船橈奈汝何南叟茂

三十餘年在藥山鬼家活計豈能傳當時不得夾山
老佺且耐煩撐破船清溪徹

一葉扁舟浪裏遊釣絲牽動解天秋蘭橈驀口誰遭
痛夾嶺雲山暗點頭果清亮

離鉤三寸已周遮臭口纔開隔海涯贏得雲山渺秋
水至今長映夕陽斜孤雲權

陽關破後馬空蹄煙鎖雲封露日低話到昔年風襲
翠斲碑古路少人題伴我侶

和烟把釣秋江畔笑指金鱗直上鉤劈口一橈凡聖
絕點頭全體賣風流天嵩嶽

船子囑夾山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踪迹沒踪
迹處莫藏身吾二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汝今既
得它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淡山裏鑊頭邊覓取
一箇半箇接續勿令斲絕山辭行頻頻回顧師遂

喚闍黎山回首師豎起橈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船而逝

長蘆了云棹頭撥轉河漢星輝船子蹋翻天地黯黑豎起拂子云者個是鑿頭邊乾白露淨底還知沒踪跡處隱身不得底麼

夾山橈下悟心休何患身名蹋覆舟今古華亭垂釣者煙波江上使人愁

昭覺總

不犯清波意自殊口開目瞪尚踟躕漁舟覆卻無踪跡落日秋風戰荻蘆

佛陀遜

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依便廝當古鏡不磨還自

照淡煙和露溼秋光

夾山不在一橈上明月蘆花夜夜寒誰謂華亭消息

斷儼然秋色在江山

解空觀

一棹綠楊灣金鱗得處難長江淡有恨不合蹋翻船

西巖惠

藏身處沒踪跡無影樹頭靈鳥宅沒踪跡處莫藏身

不萌枝上春花折有來由誰辨的天曉西風拂拂吹

松鍼一徑爭拋擲

東谷光

笙歌院裏低昂舞錦字梭腸宛轉看近日洞庭秋水滿古帆風便過千灣

雪關閭

三十夜裏月亮堂堂我去看稻賊來偷秧跳板頭上
翻身夾頭一把揪來端端是個和尚

朝宗忍

趨倒太虛空嚇殺帝釋子雷公令方行神通三萬里

飲川海

杜宇聲中芳艸春王孫不見枉勞神最堪惆悵苦伶
仃消息斷水粼粼珊瑚枝上月痕新

盟石息

春色凋零別洛陽月明疎影上東牆去年幾見堂前
燕今又飛來繞畫梁

丹巖响

船子有偈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
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

秦州歌兒歌調苦聞之一聲淚如雨向使逢著漢帝
憐董賢氣咽不得語

夫山儲

船子偈曰三十年來海上遊水清魚現不吞鉤釣
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工程得便休

百丈雪云我則不然數十年來山上遊艸深林密獸
羣稠等閒撒下漫天網也有金毛也有猴且道猴子
堪作何用尋常翻個筋斗子惹得旁觀笑不休顧左
右云莫有金毛獅子麼出來抖擻牙爪看

每嗟漁父慣垂綸恒泊溪邊荻映身人問不言頭自
點恐驚魚去不應人

海舟慈

宣州柳樹慧省禪師

藥山儼嗣

因洞山來叅師問曰來

作甚麼曰來親近和尚師曰若是親近用動兩片皮作麼山無對

曹山聞舉乃云一子親得

從來父子不相離石女何勞更問伊昨夜寒巖無影木白雲淡處落橫枝

丹霞淳

鄂州百顏明哲禪師

藥山儼嗣

因洞山與密師伯到乃

問闍黎近離甚處山曰湖南師曰觀察使姓什麼曰不得姓師曰名什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廊幙在師曰還出入也無曰不出入師

曰豈不出入山拂袖便出明日師入堂召二上座曰昨日對闍黎一語不相契一夜不安今請上座別下一語若愜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山曰請和尚問師曰不出入事作麼生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過夏

昭覺勤云正偏回互祇要圓融直截當機惟崇尊貴洞山觀機而作百顏理長則就雖然如是在蔣山者裏須別作個眼目始得當時待伊道不委名便好一拶道他不委你你不委他敢問者裏合道得什麼語若有道得山僧也不開粥祇分付個龜毛拂子若道

不得更參三十年 天童傑云明投暗合八面玲瓏
不犯當頭轉身有路曹洞門下足可觀光若是臨濟
兒孫棒折也未放在當時見道不委姓劈脊便與一
拳者裏挨得轉身非但開粥相延亦且明窗下安排
喝一喝云柰桶參堂去 天童覺云主張門戶自有
旁來拱默威嚴誰敢正視借功施設轉位提持左右
分權不犯尊貴一路還知尊貴處麼寶殿無人空侍
立不種梧桐免鳳來 天寧琦云要會尊貴一路麼
報恩不開兩片皮你諸人向甚處摸索
香消人靜杳無聲苔滿丹墀皓月明入戶當堂慵正

坐出門猶懶下階行

丹霞淳

枯木巖前烟嶂昏羶羊挂角覓無門玉梭暗擲千峰
外一線虛通曉色分孤迥迥絕癡痕萬古寒潭攪不
渾正坐當堂金殿冷回頭盡是我兒孫

自得暉

清晨雨過蘿垣溼入夜星攢碧嶂明金殿巍巍全意
氣玉階凜凜豈彰名好大哥好大哥一夏松風饒不
盡渾身偏惹御香多

與峰智

律呂宮商調轉奇都俞喜起聖明時堯天舜日同欽
戴卻羨巢由總不知

雲壑弁

玉爐香散寂無聲紫閣簾垂禮不成淡夜暗宮誰得

旨寒侵金闕冷沉沉

頻吉祥

藥山高沙彌

藥山嚴嗣

藥山問見說長安甚鬧師曰我

國宴然曰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甚麼不得師曰不道它不得祇是它不肯承當

法眼益於我國宴然處別云見誰說

興亡虛去又虛來爲渠國土絕纖埃須彌頂上無根艸不受春風花自開

投子青

撞破虛空七八片迸開金鎖兩三重轉身直入青霄外多少行人覓路蹤

枯木成

千斤擔一肩挑高著眼低過橋古路從來直坦平行者自分低與高

司衡秘

高沙彌初參藥山山問甚處來師曰南嶽來曰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曰受戒圖箇什麼師曰圖免生死曰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汝還知否師曰恁麼則佛戒何用曰者沙彌猶挂唇齒在師乃禮拜而退更不受戒

雲居顯云高沙彌向一言點撥處直下知歸雖然若一向恁麼喪我兒孫雲居不解弄死蛇頭祇是應病與藥今日用十支法黑漆衣鉢向人天衆前兩手分

付何故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龍淵
法云者漢被藥山換卻眼睛要識那一人還未在
桐峰竟云善垂香餌設錦筵可稱漁獵能豎赤幟拔
連城還他勇敢祇如道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
免且道是那一人

三十未封侯顛狂遍九州生平鏌鋌劍不報小人讐
且拙訥

高沙彌結菴藥山之陽一日來禮拜值雨藥山問
你來也師曰是曰可煞溼師曰不打者鼓笛雲巖
曰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曰鼓也無打甚麼皮山

曰今日大好一場曲調

青龍斯云山僧若在祇向道大好不打者鼓笛
偶爾垂言借問伊知音爭使落今時邊笳不犯宮商
曲玉笛橫將劫外吹 丹霞淳

一門無事弄蹺蹊不顧通身入水泥猶把家私狼藉
盡祇餘春樹轉黃鸝 璿鑑衡

高沙彌一日齋時見藥山自打鼓師乃捧鉢作舞
入堂山便擲下椎曰是第幾和師曰是第二和曰
如何是第一和師就桶舀一杓飯便出

廣胤標云我當時若在和飯桶一齊踢翻看二老作

何去就 法林音云因齋慶讚卽不無二老若是第一和驢年夢見麼

父子相投氣味同擊盃打鼓展家風雖然百味般般有爭奈風吹別調中 枯木成

聲鼓拈椎第二籌鉢盛香飯飽還休東風扇後韶光美別岸垂楊弄翠柔 雪峯預

鼠驚樵客沿蒼壁猿戲山頭撼紫檉別有一條投水笕竹筒斜引到茶鐘 徧聞馨

京兆府終南山翠微無學禪師 丹霞龍牙問自到和尚法席每每上叅不蒙一法示誨意在於何師

曰嫌少箇甚麼牙又問洞山山曰爭怪得老僧

法眼益別云祖師來也 翠峰顯云兩個老漢被者僧穿卻惟有法眼與他同叅若是雪竇門下喫棒了趁出 雲居齊云此三尊宿還有親疎也無

翠微一日在法堂內經行投子進前接禮問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子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那子便禮謝師曰莫躲跟子曰時至根苗自生

曾扣西來問翠微經行駐步大慈悲當時投子如能薦惡水重將更潑誰 水菴一

師子出窟驪龍入穴擡眸風生衆獸腦裂更弄爪牙
翻成漏泄時至須憑返躑機分明踢破澄潭月投子舒
承當不是克家子立到何年得轉身風送海門帆影
斷渡頭猶有待舟人幻寄庭

吉州孝義寺性空禪師

丹霞然嗣

因僧來參師乃展手

示之僧近前復退後師曰父母俱喪略不慘顏僧
呵呵大笑師曰少時與闍黎舉哀僧乃打筋斗而
出師曰蒼天蒼天

蔣山懃云展開兩手祇見錐頭利進前退後不見利
頭錐呵呵大笑裏有刀連哭蒼天弓折箭盡且道

畢竟如何良久云若不共同橋上過爭信橋流水不
流 法林音云二俱不了

孝義因僧參人事了師曰與麼下去還有佛法道
理也無曰某甲結舌有分師曰老僧又作麼生曰
素非好手師便仰身合掌僧亦合掌師乃拊掌三
下僧拂袖便出師示偈曰烏不前兔不後幾人於
此茫然走祇有闍黎達本源結舌何曾著空有
進不前退不後頭尾中間兩處走胡僧撫掌笑呵呵
此土西天未曾有

佛鑑懃

入林不動艸入水不動波曾經達本源結舌更無過

若是參方士須達末後句 大圓智

晝復夜初中後金烏飛玉兔走於此茫然與悄然總是蝦跳不出斗 石溪月

長沙僊天禪師 大川嗣披雲和尚來纔入方丈便問

未見東越老人時作麼生為物曰祇知雲生碧嶂焉知月落寒潭師曰祇與麼也難得曰莫是未見時麼師便喝雲展兩手師曰錯怪人也有甚麼限雲掩耳而出師曰死卻者漢平生也

眼明慣識陣雲頭兩手揮戈戰不休世事若將公道斷將軍歸去合封侯 絕象鑒

作者相逢箭拄鋒其中綿密不通風要須惜取看毛好免使全身落艸中 竹屋簡

僊天因新羅僧叅纔展具便捉住曰未發本國時道取一句來僧無語師便推出曰問伊一句便道兩句

廣胤標云那裏是者僧道底兩句分析得出僊天被汝勘破分析不出孤負僊天 松庭嚴云佛鑑道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未免得失商量大圓道賣金須遇買金人一狀領過山僧見處也要諸仁共知卓拄杖云殺人刀活人劍具眼者辨取復卓兩卓

入門展具便生擒一拶無言喪膽魂縱使盧醫能起
死那知死死不生生

松若昭

僊天因僧叅擬作禮師曰野狐兒見什麼了便禮
拜曰老禿奴見什麼了便恁麼問師曰苦哉苦哉
僊天今日忘前失後曰要且得時終不補失師曰
爭不如此曰誰甘師呵呵大笑曰遠之遠矣僧四
顧便出

高峰妙云一問一答有賓有主盡謂二俱作家若據
山僧檢點者僧猶自可僊天笑殺人

武侯太尉智崔嵬掠地勤王酒半杯何事山河難一

統祇緣各自負奇才

白巖符

僊天因洛餅和尚到乃問甚處來曰南溪師曰還
將得南溪消息來麼曰消卽消已息卽未息師曰
最苦是未息曰且道未息箇什麼師曰一回見面
千載忘名洛拂袖便行師曰弄死蛇手有甚麼限
云僊天也是明于責人若是弄死蛇手千百
年後其實令人難甘

僊天因僧叅纔展具師曰不用通寒暄還我文彩
未彰時道理來曰某甲有口啞卻卽閒苦死覓箇
臘月扇子作麼師拈棒作打勢僧把住曰還我未

拈棒時道理來師曰隨我者隨之南北不隨我者
死住東西曰隨與不隨且置請師指出東西南北
師便打

將軍帳下孰能過不易僧初善切磋蛇尾龍頭弓箭
折烏藤三十未為多 本覺一

拳踢既相應正奇各有術無奈末梢虧一機晦其密
東暉普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 大顛通嗣 陞座次有道士出眾從

東過西又有一僧從西過東師曰適來道士卻有
見處師僧未在士出作禮曰謝師接引師便打僧

出作禮曰乞師指示師亦打復召眾曰此兩件公
案作麼生斷眾無對師曰既無人斷老僧為斷去
也乃擲下拄杖歸方丈

馮山喆云若不是三平老漢幾乎作道理斷卻不見
石鞏道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祇射得半個聖人果
然

三平偈曰卽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
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

天童覺云正相逢沒交涉六戶不掩四衢絕蹤遍界
是光明通身無向背正恁麼時作麼生機絲不挂梭

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三平問大顛不用指東畫西請師直指顛曰幽州江口石人蹲師曰猶是指東畫西顛曰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師禮拜顛曰若不得後句前話也

難圓

徹底老婆心不向那邊討父子要投機無端入荒艸

圓悟勤

馬頰山本空禪師

大顛通嗣

僧問去卻卽今言句請師

直指本來性師曰你迷源來得多少時曰卽今蒙和尚指示師曰若指示你我卽迷源曰如何卽是

師示頌曰心是性體性是心用心性一如誰別誰

共妄外迷源祇者難洞古今凡聖如幻如夢

佛鑑懃云問不徒然答無虛設纔隨語轉覲面千山後偈中雖有收有放其奈錯下名言山僧重爲別過乃頌

心本非心性本非性心性兩忘誰少誰剩老倒本空灼艾求病妄外迷源孤負凡聖

心性從來體一同有無空處透真空古今妄外迷源者春入園林處處紅

塗毒策

本空上堂祇者施爲動轉還合得本來祖翁麼若

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合不得喫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僧便問如何免得不成茶話去師曰你識得口也未曰如何是口師曰兩片皮也不識曰如何是本來祖翁師曰大衆前不要牽爺恃孃曰大衆忻然去也師曰你試點大衆性看僧作禮師曰伊往往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進語師曰孤負平生行腳眼

叅禪學道莫怱怱動轉無非觸祖翁口在面門猶不見喫茶清話故難通水中鹽味如相似色裏膠青信不空欲得不招無閒業莫將情解謗宗風

南堂靜

本生禪師

大顛通嗣

拈拄杖曰我若拈起汝便向未拈

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汝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老僧爲人在什麼處有僧出曰不敢妄生節目師曰也知闍黎不分外曰低低處平之有餘高處觀之不足師曰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師曰掩鼻偷香空招罪犯

翠峰顯云者僧也善能切磋爭奈弓折箭盡總不如本生是作家宗師拈起也天回地轉應須拱手歸降放下也艸偃風行必合全身遠害還見本生爲人處麼拈拄杖云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古南門云本生翠峰二俱作家宗師竭力爲人爭奈
節目太多不若者僧一時坐斷何故不見道毘婆尸
佛早畱心直至如今不得妙拋下拄杖云是什麼

韓愈文公

見大顛通

因憲宗迎佛舍利入大內供養夜

放光明早朝宣問羣臣皆賀陛下聖德所感唯文
公不賀上宣問羣臣皆賀獨卿不賀公因奏對微
臣嘗看佛書况佛光非青黃赤白等相此乃龍神
衛護之光上宣問如何是佛光公無對因以罪謫
出

雪竇顯代云陛下高垂天鑒

萬峰蔚云帝迎佛舍

利現五色光眷毛罽裏耀古騰今愈云佛光非青黃
赤白黑見卽成邪可惜韓愈末後無對若問嵩山佛
光作麼卽噓兩噓復頌

帝王法王口放常光一統乾坤此土西方

潭州石室善道禪師

長髭曠嗣

每見僧來便豎起拄杖

曰三世諸佛盡由者箇對者少得冥契長沙聞乃
曰我若見卽令放下拄杖別通箇消息三聖將此
語抵對被師認破爲長沙語杏山聞三聖失機乃
親到石室師見來乃潛入碓房碓米杏曰行者接
待不易貧道難消師曰穿心盃子盛將來無底盤

兒合取去說甚麼難消杏便休

昭覺勤云石室置個問端不妨孤峻若非長沙爭得
投機雖然祇知恁麼不知不恁麼遂舉拄杖云過去
諸佛不恁麼現在諸佛不恁麼未來諸佛不恁麼若
總道放下拄杖子我也知你是個學語之流生機處
道將一句來 天寧琦代杏山云何得將常住物入
衣鉢下用 報恩琇云一個綿包特石一個鐵裹泥
團放行則在廟之圭璋把住乃處堂之燕雀拈拄杖
云恁麼也不是不恁麼也不是放下放不下總不是
卓一下云倚天長劍逼人寒 慧雲盛代杏山云切

忌脹破肚皮 天培鑑云當時若有衲僧見恁麼道

向前云蒼天蒼天管教石室滿面慚惶退身無地

石室一夕與仰山翫月山問者箇月尖時圓相甚
麼處去圓時尖相又甚麼處去師曰尖時圓相隱
圓時尖相在

雲巖晟云尖時圓相在圓時無尖相 道吾智云尖
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 丙元悟云仰山憑空架閣
石室就地營臺達磨一宗埽土矣

宗鑑法林卷五十八

終

宗鑑法林卷五十九

集雲堂編

大鑒下五世

筠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

雲巖晨嗣

謁南泉值馬祖忌

修齋次泉曰未審馬祖還來應供否師出曰待有伴卽來泉曰此子雖後生卻堪雕琢師曰莫壓良爲賤

慧雲盛云南泉倚勢欺人洞山因客見主雖與馬祖把臂共行猶較王老師七步

白雲之賓青山伴位裏借功看互換無底合盤轉手
擎穿心椀子通身飯

天童覺

有伴卽來地闢天開冷光重出匣古路絕纖埃萬象
森羅齊合掌須彌岌峩舞三台

最菴印

洞山叅滂山問頃聞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
未究其微滂曰我者裏亦有祇是罕遇其人師曰
乞師指示滂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師曰還
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滂曰此去灃陵有雲巖道
人若能撥艸瞻風必爲子之所重師到雲巖問無
情說法什麼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

否巖曰我若聞汝卽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爲
什麼不聞巖豎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巖曰我
說法汝尚不聞况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
何典教巖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
佛念法師有省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
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始得知

雪嶠信云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彈指頃
石虎齧殺青田鷄 笑翁映良久云蓮峰效顰去也
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木杓跳在水桶裏
齧得扁擔咿呀咿試問大衆是何消息忽打噴嚏云

今日傷風

無情說法有情聽有情說法無情別不是等閒虛作
解大地山河太饒舌人人盡有不相應露柱燈籠向
你說大瀉智

好好萬象森羅俱是寶頭頭物物現家珍不識之人
卽荒草南堂靜

洞山辭雲巖巖曰自此一別難得與汝相見師曰
自此一別難得與和尚不相見

高高孤頂雪濛濛劫外行藏路不通半夜嶺頭消息
轉不關春色暗香濃正堂辨

鶴出銀籠上碧穹鳳無依倚井梧空東君縱有雙瞳
子不睹堯看八彩重偃亭挺

洞山因辭雲巖臨行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描得
師真否如何抵對巖良久曰祇者是師沉吟巖曰
价闍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
覩影大悟有偈曰切忌從它覓迢迢與我疎我今
獨自迷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
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

體量非功不隋今星移斗換豈同輪多年曆日雖無
用犯著應須總滅門正堂辯

動靜從來每與俱回頭驀地始逢渠直饒與麼猶堪
笑喚作如如又却迂

本覺一

足躡淵泉冠摩雲戶明闇未分光華已露有參天兩
地之功兮蓋國稱臣無尺土一人之柄兮全身歸父

潭吉忍

覩影逢渠不是渠到家何必雁傳書曉風吹破梅花
夢香霧輕霑粉蝶鬚月上珠簾剛夜半天明玉漏報
更箭當軒秦鏡絕狐蹤禁殿無人誰敢犯

百愚斯

牛郎織女兩相看祇隔銀河數步間今夜更無雲隔
斷見時依舊別時顏

獨芳櫟

明明消息露全機千丈神光腦後輝是我是渠俱拈

却江南三月鷓鴣啼

雲章翰

瓊樹遙籠金殿門綠疎青鎖遶香痕輪王自古無人
見寶印不彰還更尊

笠山寧

多年蓬累臥淡雲金管銀簫醉裏聞秋色重遊山下
路白蘋舴渚得逢君

蔗庵範

混元氣靜乾坤大黑白纔分一道微蹋碎劫前空界
影海天無地著風規

祖燈紹

洞山後供雲巖真僧問先師道祇者是莫便是否
師曰是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

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有恁麼道

長慶稜云既知有爲甚恁麼道又云養子方知父慈爭解恁麼道五更雞唱家林曉爭有恁麼道千年鶴與青松老寶鑑澄明驗正偏玉機轉側看兼到門風大振兮規步綿綿父子變通兮聲光浩浩

天童覺

描不成兮畫不成暮天空曠豈人情狂猿嘯轉中秋月迴迴孤峰雲自橫

桂轂顯

世道茫茫魚雁沉全憑啞子送來音逢人不說十分話到底終無怨恨心

寧遠地

洞山上堂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中不背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雲居膺出曰某甲參堂去

資福廣於具何面目下云七凹八凸於叅堂下云祇得一椽復云虛白堂啓珍珠簾垂面面無私識者其誰任是抽身快便猶難合伴同歸然則洞山底意畢竟如何金鍼雙鎖備狹路隱全該 牧菴名云要見洞山則易要見雲居則難畢竟如何數竿修竹臨軒綠幾樹桃花映水紅

洞山因僧問亾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火後一

莖茅

野火燒時越轉新至今烟燄雨難淋旱地紅蓮遮日月無根樹長翠成陰

投子青

春風吹動綠波搖無限船師逐海潮祇見江鷗飛白浪豈知明月在雲霄

枯木成

善應隨流妙意深明明一箭中紅心當鋒不是由基眼對面鐵山高萬尋

佛智裕

洞山示衆秋初夏末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艸處去始得又曰祇如萬里無寸艸處作麼生去後石霜曰出門便是艸有僧舉似師師曰大

唐國裏能有幾人

太陽玄云直得不出門亦是艸漫漫地且道合向什麼處行履莫守寒巖異艸青坐著白雲宗不妙 圓通善云諸人卽今腳跟下一句作麼生道若道萬里無寸艸許你參見洞山若道出門便是艸許你參見石霜若道不出門亦是艸漫漫地許你參見太陽若總道不得卻許你參見延聖何故惟有好風來席上更無閒語落人間 白雲端云若見得菴主便見得洞山若見得洞山便見得菴主見洞山則易見菴主則難不見道雲在嶺頭閒不徹水流澗底太忙生

馮山果云斬釘截鐵豁開向上玄關語諦言誠直指
當人要路且作麼生會他出門便是艸石霜恁麼道
上封恁麼舉諸人不得動著動著三十棒 徑山杲
云獅子一滴乳迸散十斛驢乳 雪巖滿云三箇老
漢雖然異口同音未免撞頭磕額何也一人開了口
合不得一人高擡腳了放不下一人緊閉門了出不
去王山則不然徧十方界非外全在一微塵在一微
塵非內徧十方界祇者一微塵許也須極盡不可得
向那裏安門甚處入艸還會麼休侵洞嶺初秋艸請
看疎山臘月蓮 鼓山賢云洞山恁麼說話大似瑞

鳳不棲於凡木金龍豈守於寒潭轉功就位轉位就
功卽不無看來也祇是猢猻上樹捨一取一未爲好
手且作麼生是本分底去處良久云釣船載到瀟湘
岸氣噎無聊問白鷗 百丈雪云山僧則不然兄弟
東去西去直須向冰河發燄處去祇如冰河發焰處
作麼生去良久云兔角杖頭挑日月龜毛繩子縛虛
空 靈隱禮云洞山祇解借功明位焉知玉殿苔生
石霜雖能轉位投機猶未回途復妙正饒功位齊轉
芝生朽木功位齊隱雪凍紅爐佛日要問他五馬不
嘶一牛不飲處如何趣向

出門便是太茫然萬里無來未得圓欲識家山門去
路暮烟輕鎖綠綿綿

佛慧泉

庭前黃葉亂紛紛階下苔錢似錦紋戶外任教荒艸
綠石人蹋斷海山雲

淨因成

艸漫漫門裏門外君自看荆棘林中下脚易夜明簾
外轉身難看看幾何般且隨老木同寒瘠將逐春風
入燒瘢

天童覺

虛玄鳥道絕纖埃玉殿空然鎖綠苔挂壁梭飛秋蛻
骨滄溟老蚌盡懷胎

足菴鑿

送君疋馬出皇都蹋遍荒郊寸艸無透過大同關子

外還他肘後有靈符

隱元琦

洞山垂語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僧問如何
是佛向上人師曰非佛

保福展云佛非 雲門偃云名不得狀不得所以言
非 法眼益云方便呼爲佛 天童覺云二老宿相
去多少直是刁刀相似魚魯參差到者裏轉劫外機
放風前箭橫身擔荷撒手承當具者般眼目始得還
辨得麼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 徑山杲云二尊
宿恁麼提持佛向上事且緩緩山僧則不然如何是
佛向上事拽拄杖劈脊便打免教伊在佛向上躲跟

報恩秀云我要問洞山佛向上人還有答話分也
無 東明際舉雲門語畢云大小雲門猶作者般見
解山僧當時若在但冷笑一聲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大似駭雞犀
芥藏巨云橫抽寶劍剪除竹木精靈掌握玄珠照徹
神州赤縣還他洞山老祖若論佛法大義遠孫未敢
順非而澤何也若是鳳凰兒肯向那邊討

洞山於扇上書佛字雲巖見卻書不字師又改作
非字雪峰見乃一時除卻

興化獎代云吾不如汝 白楊順云我若作洞山祇

向雪峰云你非吾眷屬 天鉢元云洞山雲巖平地
起堆雪峰老漢因事長智 止谷聲云字經三寫烏
焉成馬二老宿之謂也雪峰雖善順殊填墨德山門
下不道不是洞山門下猶隔津在何也太史籀文二
王楷書

洞山因僧問寒暑到來如何迴避師曰何不向無
寒暑處去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師曰寒時寒殺闍
黎熱時熱殺闍黎

投子同云幾乎與麼去 瑯琊覺別後語云僧堂裏
去 雲居舜云大小瑯琊作者箇去就山僧則不然

如何是無寒暑處三冬向煖火九夏取涼風 寶峰
文云大衆若也會得不妨神通遊戲一切臨時寒暑
不相干若也不會且向寒暑裏經冬過夏 黃龍新
云洞山袖頭打領腋下剗襟爭奈者僧不甘如今有
箇出來問黃龍且作麼生支遣良久云安禪不必須
山水滅卻心頭火自涼 上封才云洞山一句可謂
主賓交參正偏涉入諸人如今向甚麼處迴避無事
上山行一轉借問諸人會也無 泐潭準云若爲人
時冰也煖不爲人時火也寒 仰山欽云洞山雖則
頭正尾正祇是鼻孔落在者僧手裏 烏石道云洞

山祇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忽有人問寒暑到來如
何迴避亦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那裏是無寒暑處
向他道寒時熱殺闍黎熱時寒殺闍黎爲甚麼三冬
炎暑熾九夏雪花飛 清化嶼云洞山老人如將摩
尼寶王直授凡庸者僧若是眼裏有筋不但三冬枯
木秀管教九夏雪花飛

垂手還同萬仞巖正偏何必在安排琉璃古殿照明
月忍俊韓獹空上堦 翠峰顯

無寒暑處如何唱和熱卽乘涼寒卽向火多口阿師
一場懨懨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 泉大

裏頭看勿暑寒直下滄溟瀝得乾我道巨鰲能俯首
笑君沙際弄鈎竿

天童覺

熱時熱殺寒時寒暑由來總不干行盡天涯諳世
事老君頭戴楮皮冠

湛堂準

避暑逃寒問是非不離寒暑少人知正中來也無回
互句裏藏鋒辨者稀炎天雪火雲飛風吹日炙杜闍

黎

冶父川

畫閣鐘沉隔亮紗梧桐微映月痕衰海棠玉夢成狼
藉風打停舟起浪花

三宜孟

蘆灣碧水釣船橫獨酌瀟湘看月明露滴芙蓉人迹

杳簫吹夜半不知名

蔗菴範

燦然應氣不留情明暗相參殺活行青嶂曉開紅日
面白蘋風蕩釣舟橫

位中符

洞山因僧問三身中那身不隨衆數師曰吾常於
此切後有持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作麼生
曹曰要頭便斫去又問雪峰峰以拄杖打曰我亦
曾到洞山來

承天宗云一轉語海宴河清一轉語風高月冷一轉
語騎賊馬趁賊試請辨看忽有箇衲僧出來道總不
與麼也許伊具一隻眼 徑山杲云恁麼葛藤也未

夢見三箇老漢在復云何不向膏肓穴上下一鍼
博山來云近不得倚遠不得攜推之弗前約之弗後
洞山於此若鐵櫪也若夫辨奇貨採驪珠求華璞追
藍琰安可以語於此哉離乎言句親之可矣 寄庵
鹵云三大老與麼說話雖則各銜已長也是更闌墨
汗汚阜衫畢竟意旨如何吾常於此切雲散中秋月
要頭截取去摩醯三眼一隻豎我也從洞山來庭前
鐵鋸舞三台弁山與麼分析且道還有爲人處麼卓
拄杖喝一喝云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 廣胤標
云三箇老漢一手提持赤心片片大似豐城寶劍當

面擲祇是知恩者少者僧非但耳聾亦兼眼瞎錯過
當陽如今還有不錯過底麼關門令尹誰能識河上
仙翁去不回 壽昌齊云吾常於此切丫角女子門
齒缺要頭斫將去不祥之事天下諱我也曾到洞山
來未肯將身一處理今日分明重舉似布穀催耕啼
溪樹聲聲流血勸農忙莫待秋來少官賦

不入世未循緣劫壺空處有家傳白蘋風細秋江暮
古岸船歸一帶煙

天童覺

玉鞭纔舉乾坤靜皇道無私顯至尊貴極鑿輿纔指
斥將軍正令不容存

正堂辨

吾常於此切堪笑堪悲向君說鶯囀處處暖風生愁
客鬚邊不消雪柳眉細花容悅香飄雲外同時節遠

菴儂

九重深密信難傳誰敢依倚犯聖顏一卷丹書鳳銜
出森羅萬象競朝天寧遠地

靜鞭聲裏駕頭來四望香雲接上臺鑾轉深宮親切
處從教威武盡摧頽劍叟是

洞山因辭京兆興善平善曰什麼處去師曰沿流
無定止曰法身沿流報身沿流師曰總不作此解
善乃撫掌

保福展云洞山自是一家乃別云覓得幾人 惟直
楷云若非擊水三千搏風九萬也不易答者話祇如
興善撫掌是賞是罰

洞山因老宿拈袈裟角問曰父母未生時還有者
箇麼師曰祇今豈是有耶宿搖手

轉位投機覓更難回途復妙豈相關新豐洞口翻波
浪一掃須教徹底乾正堂辨

洞山因一僧在延壽堂不安要見師師遂至僧曰
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師曰你是甚麼人家男
女曰某是大闡提人家男女師良久僧曰四山相

逼時如何師曰老僧亦曾從人家屋簷下過曰回互不回互師曰不回互曰教某甲向甚處去師曰粟畚裏去僧噓一聲曰珍重便坐脫師以拄杖敲頭三下曰汝祇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

昭覺勤云大凡行腳人正要透脫者一件事者僧既是大闡提人家男女直至四山相逼手脚忙亂若不

是洞山具大慈悲放一線道與他平展爭解恁麼去所以古人道臨終之際若一毫頭聖凡情念未盡未免入驢胎馬腹去祇如洞山道我亦從人家屋簷下過粟畚裏去鼎鼎礙四山不礙四山到者裏須是桶

底子脫始得且道洞山意作麼生金鷄啄破琉璃殼玉兔挨開碧海門

祇解恁麼去沙禽夜宿滄洲樹不解恁麼來石筍穿開古路苔莫道鯤鯨無羽翼今日親從鳥道回

聖量凡情淨盡時轉身無路事還非屋簷下過粟畚裏馬腹驢胎一道歸

平步登高易從空放下難果爾聖凡如電拂何緣去住得相關天際雲舒卷滄波月往還眼底家私都蕩

盡清風八極步閒閒

粟畚裏去太分明劍樹刀山縱步行雪月莫教迷一

色密移煙棹上沙汀 寧遠地

洞山因僧問欲見和尚本來師如何得見師曰年
牙相似卽無阻矣僧擬進語師曰不躡前蹤別請
一問僧無對

雲居膺代僧云恁麼則不見和尚本來師也 長慶
因僧問如何是年牙相似者慶云古人恁麼道闍黎
又向者裏覓箇甚麼

簾卷雙輪坐翠微渾身不挂本來衣芙蓉露滴秋香
老羞展輕眉對落暉 頌吉祥

洞山與泰首座冬節喫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

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
道過在甚麼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師喚侍者掇退
果卓

五祖戒別云來朝更獻楚王看 同安顯於過在甚
麼處別云不知 瑯琊覺云若不是洞山老人焉能
辨得雖然如是猶欠一著在 瀉山喆云諸人還知
洞山落處麼若也不知往往作是非得失會去山僧
道者果子非但首座不得喫盡大地人來亦不得正
眼覷著 雲蓋本云洞山雖有打破虛空鉗鎚而無
補綴底手段待伊道過在動用中但道請首座喫果

子秦首座若是箇衲僧喫了也須吐出 滌山果云
洞山壓良爲賤首座有理難伸山僧路見不平要爲
雪屈當時纔見與麼問祇向道靈山授記未到如此
待他擬議拈果子劈面便擲不惟塞斷咽喉免得後
人妄生卜度 淨慈昌云洞山雖然掇退果桌去要
且塞秦首座口不得 昭覺勤云盡道秦首座箭鋒
不相拄所以遭洞山貶剝後來滌山喆道此果子莫
道首座不得喫盡大地人也不敢正眼覷著宗師家
正令當行十方坐斷有定乾坤句辨龍蛇眼不妨難
構當時若是箇英靈衲子解捋虎鬚待道過在甚麼
處便拈起果子云和尚畢竟喚作甚麼待他擬議劈
面便擲何故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保寧茂云盡道洞山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抑屈
人作麼又有道秦公不得果子喫要且盡大地人皆
不得喫成人者少敗人者多殊不知洞山有偏正回
互不犯底手脚直饒道不在動用中也不得他果子
喫良久云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邨 古
南門云要見洞山則易見秦首座則難
洞山果子誰無分掇退臺盤妙轉機今夜爲君輕點
破牡丹花下睡貓兒

明極祥

洞山玷辱家風首座埋沒自己雙雙繡出鴛鴦千古
扶持不起

運菴巖

拄天拄地黑如漆不分晝夜是何物拈來拋向屎坑
中火裏蓮花香拂拂

虛堂愚

迴途復妙展全機大用堂堂絕指揮兩手提來渾一
色金烏夜半潑天飛

法林音

洞山問僧阿那箇是汝主人公曰現抵對次師曰
苦哉苦哉今時人類皆如此祇認得驢前馬後底
將爲自己佛法平沉此其兆也賓中主尚未明况
主中主乎僧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闍黎自道取
即便休

曰某甲道得祇是主中賓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恁
麼道卽易相續也大難遂示偈曰嗟見今時學道
流千千萬萬認門頭恰似入京朝聖主祇到潼關
中無價珍

浮山遠四

賓中賓雙眷不展眼無筋它方役役求知已失卻衣
賓中主盡力追尋無處所昔年猶自見些些今日誰
知目雙瞽

主中賓我家廣大實難論所求不吝無高下貴賤同
途一坦平

主中主七寶無虧金殿宇千子常圍繞聖顏諸天不
順飛輪舉

平生心事結眉頭滿面飛埃鬢已秋大抵出門無伎
倆奈何今日路貧愁

宏智覺四

日應經商利萬金曉來古路問家音分明得報尊慈
健爭奈難憑喜懼心

御樓吹角六街明金馬將軍出禁城闔外威權良有
準不傷風化自昇平

不動金輪萬德全宸居苔合未排班當頭諱字寰中
禁誰敢依倚犯聖顏

天涯奔走幾經春負學論功日轉貧行海淵淡雖涉

徧義天空闊不容塵

青州辨四

衣穿骨瘦露無餘獨鎮寰區暉太初三尺匣中誅佞
劍百篇囊裏薦賢書

丹墀鞭靜九宮開萬里江山絕點埃脫卻襴衫戴蓆
帽聲聲祇道那邊來

重重幽鎖紫烟岑古洞龍吟霧氣淡木女唱歸紅燄
裏石人運步覓知音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頭長三尺頸長
二寸因令侍者持此語問三聖聖於侍者手招一

招師有之

文峰玉云妙得衲僧家轉身活路還他新豐老人三
聖雖能暗號私通終是輸他一著今日若有問頭長
三尺頸長二寸意旨如何向道待你四腳踢地時自
然有箇分曉 雪筠赤云鐵圍城中得計牛角尖裏
抽身三聖雖則善別機宜也是瞎驢趁隊今有問雄
山如何是沙門行向道兒童睡未足切莫蚤揚聲
洞山曰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辨驗真偽有三
種滲漏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隨在毒海二曰情
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三曰語滲漏究妙失宗

機昧始終濁智流轉

木人嶺上輕開口石女溪邊暗點頭堪笑當年李太

白夜來還宿釣魚舟

見

泐潭照三

天下溪山絕勝幽誰能把手共同遊回頭忽聽杜鵑
語笑指白雲歸去休

情

昔年曾作參禪客扣徧玄關窮要脉更闌墨汁染皂
衫說向他人人口門窄

語

既達沖虛理還隨照性亡自非功力盡爭免侍空王

具德禮三

至靜含羣籟靈源絕衆流豈知兼帶意不在正偏求

依語生神解徒將迷悟情開先靈木吼花雨作寒明
爛柯石化已千年月館空香趣獨玄無奈白雲畱戀
苦未驂鸞鶴上朝天

潭吉忍三

萬人戍裏放還村倚賴隣西寄食恩父母丘墳遙在
眼夜燃松火燭樵痕

丈夫義不取封侯掃徑扶花足自由轉被花神勞欲
死怨春未罷又傷秋

驢馱馬載藥何爲病入膏肓詎可追最惜於今多國
手不能痛處與人錐

聖可玉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白鳥入

蘆花

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正堂辨

洞山夜參不點鐙有僧出問話退師令侍者點鐙
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僧近前師曰將取三兩粉
來與者箇上座其僧拂袖而退自此省發遂罄捨
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曰善爲時雪峰侍立
問曰祇如者僧辭去幾時卻來師曰它祇知一去
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化峰報師師曰
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

洞中日午打三更便有遊人把路爭除卻華山陳處士誰人不帶是非行

慈受淡

洞山因看病僧僧曰火風離散時如何師曰來時無一物去亦任從伊曰爭奈羸瘵何師曰須知有不病者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悟則無分寸不悟隔山坡曰前程還許卜度也無師曰雖然黑似黍成立在今時

火風離散後一物鎮長靈佛國黃金地天堂白玉庭前程休卜度所至要惺惺一念心清淨人間亦祇寧

南堂靜

洞山不安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麼師曰有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看它有分曰和尚看它時如何師曰老僧看它時則不見有病

博山來云不二門開日面月面總不似洞山癖病混之弗得類之不齊病中善看病也者僧眼裏有筋皮下有血要見洞山也不難

卸卻臭皮袋拈轉赤肉團當頭鼻孔正直下髑髏乾老醫不見從來癖少子相逢向近難野水瘦時秋潦退白雲斷處舊山寒須剝絕莫顛預轉盡無功伊就位孤標不與汝同盤

天童覺

蹋蹋蘆灣又柳灣生涯惟指舊巔岬神蹊轉處白雲
斷百鳥不來春正寒

位中符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青山白雲父師曰不森森者
是曰如何是白雲青山兒師曰不辨東西者是曰
如何是白雲終日倚師曰去離不得曰如何是青
山總不知師曰不顧視者是

江流夜魄兩依依風卷蘆花帶雪飛石女慣乘金鳳
舞木人喜跨玉龍歸

頻吉祥

洞山叅興平纔展具平曰莫禮老朽師曰禮不老
朽者曰渠不受禮師曰渠不會禮

渠非老朽不禮不受威音世前毘盧頂後把定壺中
白日長觸著匣裏青蛇吼良醫叮嚀病人服藥不如

忌口

天童覺

尊貴堂堂自不羣淡宮獨坐對表曛渠儂縱謂不相
識家醜那堪已外聞

寧遠地

宗鑑法林卷五十九 終

宗鑑法林卷六十

洞山价

神山密

幽溪

石霜諸

漸源興

淶清

夾山會

卷六十一

夾山會

清平遵

投子同

道場訥

白雲約

卷六十二

雲居膺

曹山寂

卷六十三

疎山仁

青林虔

龍牙遁

乾峰

欽山邃

宗鑑法林卷六十

大鑒下五世

集雲堂編

洞山因僧問時時勤拂拭莫遣惹塵埃爲甚麼不得它衣盃師曰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也未合得它衣盃且道什麼人合得僧下九十六語皆不契末後曰設使將來它亦不受師方肯之

翠峰顯云它旣不受是眼將來必應是瞎還見祖師衣盃麼若於此入門便乃兩手分付非惟大庾嶺頭

一箇提不起設使闔國人來且款款將去 翠巖芝
云總不合得它衣盃卻與古佛同參且道參阿誰
天童覺云長蘆則不然直須將來若不將來爭知不
受將來底必應是眼不受底真箇是瞎還會麼照盡
體無依通身合大道 古南門云洞山理長則就翠
峰舉一明三祇如將來既不受諸人早晚橫披豎搭
是衣不是衣一日過堂兩度溼是盃不是盃若是爭
奈洞山不肖若不是祖師衣盃掉向甚處去也卽今
日用行持又是箇什麼若如此入門何待兩手分付
庾嶺力爭管取黃梅兒孫傳遍天下 勝法法云二

大老徹底舉揚未免各見一邊勝法則不然若有將
來必當是受若是不受必不將來將來底也非是眼
不受底也非是瞎還見祖師衣鉢麼萬古碧潭空界
月再三撈捩始應知 靈隱岳舉翠巖語了云到江
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祖師衣盃謾悠哉不受渠猶眼未開誰信普通年遠
事豈從蔥嶺付將來 本覺一

洞山因僧問和尚尋常教人行鳥道如何是鳥道
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私曰
祇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闍黎因甚

顛倒曰如何是某甲顛倒師曰若不顛倒因甚喚
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

理安洸云不行鳥道始是本來面目因甚尋常卻祇
教人行鳥道且道洞山意作麼生良久云渡河須用
筏到岸始辭舟 鳳山啓云識尊卑明貴賤自然冠
履不致倒置錢穀不冝浪費當今之世見處顛預金
鑰不辨以其素無大志自甘顛倒故也且道不行鳥
道又是如何面目良久云不辭向汝道相續也大難
古路脩然倚太虛行玄猶是涉崎嶇不登鳥道雖爲
妙檢點將來已觸途 丹霞淳

萬仞峰頭射得鳥翎開碧湧河圖就中幾箇先天
字載盡從來封禪書 潭吉忍

不行鳥道皇風浩浩駘背何知天街醉倒帝力於我
何有哉卮酒且娛臣年老老則老欠些好不及東村

王大嫂

墨歷智

御虛雖有術蓬島尙迢遙欲見姑射君還須下紫霄
紫霄下辭天風玉華瑤艸處叢叢就謂仙君舊風月
東軒仍挂日輪紅 位中符

洞山偈曰貪瞋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
打坐便椎分付心王仔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

汝三人知不知

神鼎謹云我則不然貪瞋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
伊行卽往坐卽隨分付心王擬何爲無量劫來原解
脫何須更問知不知 紫柏可云鍛鍊自心鉗鎚猛
密須是洞山咳嗽掉臂戲笑譏呵無非解脫三昧還
它神鼎雖然如神鼎不打洞山爐鞴中陶鑄過來安
得便恁麼自在洞山不打神鼎見地上得箇消息從
汝朝打暮槌敢保貪瞋癡驢年也未調伏在者裏揀
別得許你會如來禪若是祖師禪猶隔鄉關萬里
大覺昇云恁麼說話若在大覺門下打折驢腰未放

過在何故既有讓王節何爭洗耳清雖然如是也須
是箇人始得 雪堂宣云者兩箇老漢一箇強作主
宰一箇隨境飄流要且不失爲苦海慈航若到吼山
門下切不得舉著舉著卽打折你驢腰何故我王庫
內無如是刀 雲林輅云石叟也放它不過貪瞋癡
誰不知証龜成鼈也由伊擔雪填井擊火然看欲與
心王下一錐藕絲孔裏藏難得更教何地立先知又
云若從洞山語下打發將去寒則普天而地寒若從
神鼎語下打發將去熱則普天而地熱若從雲林語
下打發將去大清國裏許汝一員衲僧

洞山問僧世間何物最苦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
在此衣綫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

人生最苦不知休逐浪隨波真可憂一句若能超佛

祖蒙頭壞衲更何求

枯木成

鑊湯爐炭幾何般地獄三途未苦酸須信新豐親切
語袈裟之下莫顛預

丹霞淳

洞山與雲居渡水師問水深水淺曰不溼師曰麤
人曰和尚作麼生道師曰不乾

五祖演云二老恁麼說話還有優劣也無山僧今日
因行掉臂過水一句不溼庫藏珍珠堆積過水一句

不乾無錐說甚貧寒乾溼二途俱不涉任它綠水與

青山 笑巖寶云演祖恁麼道與它洞山有交涉無

交涉若能辨得不獨識破五祖亦能親見洞山若不

能辨得山僧畧爲諸人說破洞山不下爲人手五祖

能談本分禪 古梅志云不乾不溼胡餅呷汁不溼

不乾鹽鹹酢酸二途蹋斷花鳥槃桓達磨不會大難

大難

洞山因雲居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闍黎它後有
把茅蓋頭忽有人問作麼生抵對曰道膺罪過

父子珪璋絕點瑕久歸林下傲烏紗等閒識得東風

面謝盡閒名翫歲華冷看蜻蜓蹋水時窺蛺蝶穿花
輕輕又過綠楊表

墨歷智

洞山問座主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喚作什
麼語曰贊法身語師曰喚作法身早是贊也主無
語

天童華云諸人到者裏下得甚麼語蔣山今日也要
出一隻手又恐諸人穿卻鼻孔 天寧琦云者裏合
下得什麼語塞卻洞山口復云干 龍池傳別云喚
作法身早是謗也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正問正答師曰不從口裏道

五臺山上跛沙彌笑舞三更過鐵圍無孔笛敲毬拍
板聾如鼻孔瞎如睂

湘翁法

洞山因僧問蛇吞蝦蟇救卽是不救卽是師曰救
則雙目不覩不救則形影不彰

畫堂寶鼎起青烟皓月沉沉古鏡圓夜靜木童歌白
雪聲聲唱出洞中天

寒松操

芳郊艸溼懶成眠直入重雲傲曉烟夜半崑崙翻雪
浪回頭不見上峰尖

隱含敷

禁宮深密無人到上苑落花風自掃覲面逢君回互
難打蛇必定須驚艸機俊俏何處討明暗雙敲俱靠

倒翻身獨坐玉堂前明月簾垂光皎皎

秋山簣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衲僧孔竅師曰十八女兒不繫裙

衲僧孔竅少人知剛被宗師已識機十八女兒未

繫先教阿母畫蛾眉

海印信

洞山不安令沙彌傳語雲居乃囑曰它或問和尚安樂否但道雲巖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它打汝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絕早被雲居打一棒

同安顯代云恁麼則雲巖一枝不墜也雲居錫云

上座且道雲巖路絕不絕崇壽稠云古人打此一棒意作麼生

洞山有路透雲巖絕處教通到者難拄杖頭邊開活路方知不隔一毫端

絕象鑒

年老心孤是洞山引人行路絕躋攀者僧若也知機變一去雲巖更不還

竹屋簡

洞山行腳時路逢一擔水婆子師索水飲婆曰水不妨飲婆有一問須先問過且道水具幾塵師曰不具諸塵婆曰去休污我水擔

山茨際云洞山不具諸塵果然喉舌乾枯婆子休污

我水終是老婆見解山僧當時若作洞山待道水具
幾塵但踢翻水桶便行管教者老婆疑著行腳師僧
別有長處 雲林輅云洞山水邊渴殺其心自甘惜
乎我初行腳時不曾遇著者婆待道水具幾塵便將
擔中水一吸而盡使其空手回家亦怨人不得

洞山將示寂謂衆曰吾有閒名在世誰人爲我除
得衆皆無對時沙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師曰吾閒
名已謝

石霜諸聞云無人得它旨 雲居膺云若有閒名非
吾先師 曹山寂云從古至今無人辨得 疎山仁

云龍有出水之機無人辨得

寶鼎香消漏已殘閒名且喜卸人間賸來一曲無聲
調孤韻清清和者難 頻吉祥

閒邀明月層樓上玉笛攸揚入耳寒磧裏征人三十
萬一時回首月中看 勝法溥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 雲巖晟嗣 與洞山行次忽見白兔

走過師曰俊哉洞曰作麼生師曰大似白衣拜相
曰老老大大作者箇說話師曰你作麼生曰積代
簪纓暫時落魄

廣閏融云一人尙行心處路一人猶挂本來衣各與

二十笞帚柄設有問長老作麼生便卓杖云人居大
國方知貴水到瀟湘一樣清且道還有滲漏也無若
檢得出二十笞帚柄山僧自喫如無更有二十各領
歸堂去 蔗菴範云若於白衣拜相處會得卽與古
人音容相接呂律相諧提持三有撫育四生若於積
代簪纓處會得獨闡繼往開來之要路佇觀地平天
成之雍熙雖然分明曉了於衲僧分上祇得一半且
如何是那一半良久云明日有人爲汝註破
抗力雪霜平步雲霄下惠黜國相如過橋蕭曹謀畧
能成漢巢許身心欲避堯寵辱若驚淡自信真情參

跡混漁樵

天童覺

白衣拜相喜難加
鬢時流落向天涯
移身換步人難
見夜來歸宿五侯家

佛性泰

烏雞淡夜放玉兔
曉懷胎觸處逢渠也
同行呼俊哉
一人與麼來一人與麼去
尊貴本天然功勳非素位
披毛異類且同塵
百艸顛頭冷潑人

古南門

垂天之雲臥石之虎
一回一舞忘卻步
武請纓自是
英靈漢武穆何堪
入行伍羊皮襖子
綠蓑翁姓名何
由挂銅柱

伴我侶

神山與洞山在餅舖師於地上畫一圓相曰把將

去洞曰拈將來

保寧勇云非但二人提不起盡大地人亦提不起
平陽恣名衆云諸人還提得起麼良久云也須是箇
踞地師子始得若是山僧待它道拈將來便與一掌
者一掌有生有死有利有害

彩箋書畫翦江波一抹烟巒散玉珂探得洛陽增紙
價好看丹桂影婆娑

宗睦和

神山與洞山行因過獨木橋洞山先過了乃拈起
木橋曰過來師曰价闍黎洞乃放下木橋

晉明燁云洞山用劍刃上事若非神山也大難承當

雖然鼻孔卻在神山手裏
六堂蓮云臨機勘辨須
是白拈鳥道傍通還它老作雖則有收有放鼻孔已
落神山手裏任你過來過去性命還在洞山殼中若
據檢點二老大似秤鉤打釘

平地無端鑿陷坑木橋拈起使人行沉沉寒水如何
渡月夜金雞報五更

丹霞淳

神山把鍼次洞山問作什麼師曰把鍼曰把鍼事
作麼生師曰鍼鍼相似曰二十年同行作者箇語
話師曰汝又作麼生曰如大地火發

南林弘云神山一段古錦風吹不入雨打不溼被洞

山一撥直得零零落落至今補不得 惟直楷云密
師不得洞山撥轉端的不知別有生涯可惜放過待
問把鍼事作麼生驀面便與一劄饒伊三頭六臂也
迴避不及

大地火發間不容髮南海崑崙天寒不襪祖祖相傳
一堆搯搯 天童覺

逆放順收將寡敵衆隱顯同途得失共用鍼鍼相似
不外來同行語話要分開自從大地火發後古廟香
爐不著灰 月堂昌

幽溪禪師 雲巖 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

師起身繞禪牀一巾而坐僧擬進語師遂與一踢
僧歸位立師曰汝恁麼我不恁麼汝不恁麼我卻
恁麼僧再擬進語師又與一踢曰三十年後我道

大行

天童華云善射者箭不虛發若是箇漢何處更有幽
溪雖然最初一踢何似末後一踢 天寶樞云幽溪
門庭壁立家法森嚴不因者僧爭見汗馬功高

劈開華嶽連天色放出黃河倒海聲八臂那吒難湊
泊旁觀祇有舌長伸 道隆興

轟轟雷鼓辣雲頭電影長空掃未休直得禹門桃浪

惡前津祇有瀑顛流

微微昱

幽溪因僧問處處該不得時如何師曰夜半石人無影像縱橫不辨往來源

金鞭擊碎珊瑚樹玉浪衝開水底天折角泥牛連夜

听青峰添得曉來烟

頻吉祥

潭州石霜慶諸普會禪師

道吾智嗣

僧問咫尺之間爲

甚不覩師顏師曰我道遍界不曾藏僧後問雪峰遍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峰曰什麼處不是石霜僧回舉似師師曰者老漢著什麼死急

洞山价云笑殺土地

玄沙備云山頭老漢蹉過石

霜也

五祖戒云著甚來由

太陽玄云今時人要

明此事大須仔細祇如石霜恁麼道落在甚處若不仔細非但累及石霜和它雪峰累及

瑯琊覺云雪

峰雖有利人之心且無出人之眼石霜雖有出人之

眼且未知向上一竅

法雲秀云要見石霜麼富嫌

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淨因成云諸人要識二老麼

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天童覺云二老相去多

少直是千里萬里若有問長蘆遍界不曾藏意旨如

何向道什麼處是石霜

報恩秀云者僧愈尋愈遠

轉問轉疑雪峰不惜性命橫身相爲猶較天童十萬

八千還會麼拈卻宵路根塵空脫體無依活卓卓

石霜雪老盡悠悠月下相逢互唱酬怎似釣螺江上

客一聲漁笛過滄洲

佛慧泉

老倒石霜曾指月區區雪老重饒舌釣魚船上謝三

郎金剛腦後添生鐵

南華曷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看風使檣遇浪攔頭機輪謾卷
舒互換出常流猶羨釣魚船上客一曲滄浪烟水秋

離言義

渾然太古元無物點破真淳在一爻周孔繫詞勞指

註吉凶從此見重交

幻寄庭

石霜因僧問真身還有出世也無師曰不出世曰
爭奈真身何師曰璫璃餅子口

天童覺云通身及盡徹底無功撒手歸來隨處得用

還識石霜老漢麼當堂無影迹遍界不曾藏 寶壽

新云好箇璫璃餅雖然有口要且無底還用得麼差

之毫釐失之千里 爲則範云石霜玉壺中高歌夜

月閨苑裏坐嘯春風被者僧輕輕一拶便乃逐烟火

於人間望仙山若天上雖然要見石霜也大難何故

石女驚回夢月明在畫樓

石霜因僧辭師問船去陸去曰遇船卽船遇陸卽

陸師曰我道半途稍難僧無對

雲門偃云三十年後此語大行又云臨行一句未劫
不忘

石霜抵馮山爲米頭一日麓米次馮曰施主物莫
拋擦師曰不拋擦馮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
拋擦者箇是什麼師無對馮曰莫輕者一粒百千
粒盡從者一粒生師曰者一粒從什麼處生馮呵
呵大笑歸方丈

萬廩千倉常住物出生來歷要分明不知一粒從何
得雨過西山爽氣清 枯禪鏡

石霜因僧問三千里外遠聞石霜有箇不顧是否
師曰是曰祇如萬象歷然是顧不顧師曰我道不
驚衆曰不驚衆是與萬象合如何是不顧師曰遍
界不曾藏

翠峰顯云誰是不顧者 法林音云石霜老人雖則
不負來機爭奈得隴遺蜀若是吹餘待伊問遠聞有
箇不顧是否但云謝子殷勤它若再問萬象歷然是
顧不顧卽向它道山僧棒今日到闍黎止看它又作
箇甚麼伎倆

石霜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齧齒示之

僧不契九峰虔因僧問先師齧齒意旨如何峰曰
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雲蓋元亦因僧問先師齧齒旨意如何蓋云我與先
師有甚冤讎 薦福燦云要知二老用處麼子爲父
隱直在其中矣

石霜因僧問如何是和尙淡淡處師曰無鬚鎖子
兩頭搖

三更月落兩山明古道迢遙苔滿生金鎖搖時無手
犯碧波心玉兔常行

投青子

無鬚鎖子卒難開枯木堂中莫亂猜千古兩頭搖不

動待它麀角衲僧來

保寧勇

鳥唬碧澗樹森森把手行來又一岑花落花開春不
管那知爛卻石霜心

梅逢忍

石霜示衆初機未覲大事先須識取頭其尾自至
疎山仁便問如何是頭師曰直須知有曰如何是
尾師曰盡卻今時曰有頭無尾時如何師曰吐得
黃金堪作什麼曰有尾無頭時如何師曰猶有依
倚在曰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師曰渠不作箇解
會亦未許渠在

福善品云既是頭尾相稱爲甚麼亦不許渠在若識

取其頭盡乾坤大地七花八裂若識取其尾且道甚
麼處見石霜來近時有頭無尾者甚多若乃有尾無
頭不惟盡卻今時威音王已前百雜碎始得

口甜心苦論家私王庫從來豈有斯傍戶癡歎徒側
耳累它空墮兩莖肴

別收純

石霜示衆百尺竿頭如何進步

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
步十方世界現全身

長沙岑

瞎卻頂門眼錯認定盤星拌身能捨命一盲引衆盲
無門開

石霜因裴相國來師奪公手中笏曰在天子手中
爲圭在官人手中爲笏在山僧手裏喚作什麼公
無對乃畱下笏

翠峰顯云弄巧成拙 保寧勇代相國云祇恐和尚
使不著 天寧琦云渠無名字 百丈泐云爲石霜

助惡則扶強抑弱爲裴公拔本則重俗輕僧不如一
齊趁出免得以平報不平恁麼得人憎 清化嚙代
云太俗生 雲溪挺代云不惜爲它安名祇恐負累

和尚

不是圭兮不是笏翻身直入蒼龍窟拏得驪龍照海

珠知君大手方拈出

翠峰顯

不是圭兮不是笏祖祖相傳非外物掣電光中著眼
看直下承當早埋沒遇作家須拈出中下聞之生恍
惚太平恁麼多羅畢竟未離窠窟那堪明眼人前特
地一場叨咀

佛鑑勲

石霜因許州金明上座問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
曰直須萬年後曰萬年後又如何師曰登科任汝
登科拔萃任汝拔萃明次問徑山譚山曰光華任
汝光華結果任汝結果
道權高云石霜棺材裏瞠眼莫道金明不具眼好

日暖風和春正好王孫打馬上林遊寒儒未第青氈
舊花落花開總是愁

勝法溥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

道吾智嗣

侍道吾至檀越家弔慰

師拊棺問生耶死耶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
曰爲什麼不道吾曰不道不道回至中路師曰和
尚今日須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曰打
卽任打道卽不道師便打歸院吾令去師後有省
值吾化去乃造石霜舉此話請益霜曰不見道生
也不道死也不道師大悟

雲居元云石霜矢上加尖喚醒千箇漸源也無用處

當初待伊舉了痛棒打出非惟作天下宗師亦乃爲
道吾雪屈 五祖演云白雲今日憤氣不平須要斲
者公案道吾第一不解爲身作主第二不能隨機入
俗當時待問生耶死耶但云等歸院裏向你道若著
得此語伶俐漢一踢踢著大小道吾也免一頓拳頭
昭覺勤云道吾橫身爲物指出生死根原漸源親
到寶山當面錯過若不是金剛正性夙植根淡爭得
向平田淺艸驀地回光見得道吾著力相爲處且作
麼生是道吾著力相爲處 徑山杲云生也不道死
也不道兩重公案一狀領到露刃吹毛截斷綱要脫

卻鶻鼻衫拈卻炙脂帽大座當軒氣浩浩喝一喝

天寧琦云生耶死耶動念卽乖不道不道何處尋討
拽脫鼻孔打破髑髏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有意
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無鬚鎖子兩頭搖無瑕碧玉三回獻返遭刑足太無

端誰料正言還似反

佛性泰

明頭落節暗裏喫交毒手當渠痒處搔雪裏鷺鷥飛
不見一隻銀餅挂樹梢

承天宗

急水灘頭下釣時錦鱗紅尾尙遲疑驀然跳出洪波
裏攫霧拏雲宇宙低

天童華

題盡招文喚不回空教雨淚溼寒灰倚樓忽聽涼州
曲誰信邊笳奏落梅

慧山海

漸源一日持鋏到石霜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
東霜曰作麼師曰覓先師靈骨曰洪波浩渺白浪
滔天覓什麼先師靈骨師曰正好著力曰者裏鍼
劄不入著甚麼力師持鋏肩上便去

太原孚別云先師靈骨猶在 明招謙云莫道作麼
別下得什麼語代云鷺鷥語鶴又代漸源便擲卻鋏
子云淺水無魚 青龍斯云二老可謂同條共貫收
放臨時仔細看來猶未剝絕要得剝絕麼先師靈骨

謾勞尋溢目烟光互古今堪笑持鋏徒著力何如撫
掌共披襟

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釐如山如岳黃金靈骨
今猶在白浪滔天何處著隻履西歸曾失卻

翠峰顯

終日挨門復倚樓幾回明鏡照梳頭一從事卻潘郎
後也解人前不識羞

保寧勇

當時苦口曾不道悟來靈骨方尋討練江寒月雨蕭
蕭浮雲散盡天如掃

夢菴信

生前曾弗遇知音死後徒將靈骨尋祇在目前何處
覓黃金鎖子任浮沉

本覺一

漸源因寶蓋約姪來訪師乃卷簾在方丈內坐約
一見乃下卻簾便歸客位師令侍者傳語曰長老
遠涉不易猶隔津在約遂擒住侍者與一掌者曰
有堂頭和尚在莫打某甲約曰爲有堂頭老漢所
以打你者回舉似師師曰猶隔津在

昭覺勤云老漢一舒一卷賓主歷然隔津通津彼此
相照侍者親蒙賜掌恩大難酬寶蓋到處垂慈費盡
腕頭氣力 天童覺云灼然猶隔津在然則各各彼
彼自是一家且作麼生得同生同死共命連枝去暗
裏抽橫骨明中坐舌頭 鼓山賢云漸源見寶蓋寶

蓋未見漸源

漸源在帳內坐有僧來撥開帳曰不審師以目視
之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七佛已前事爲甚麼
不會僧舉似石霜霜曰如人解射箭不虛發

東林總云漸源七佛已前事則且從未審石霜喚什
麼作箭良久云漸源頭白石霜頭黑七佛已前會漏
泄旣漏泄掩不得南海波斯生白澤 鼓山永云漸
源夢中說夢石霜接響承虛要且二俱不了

淥清禪師道吾智嗣因僧問不落道吾機請師道師曰
庭前紅莧樹生葉不生華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

會師曰正是道吾機爲什麼不會僧禮拜師打曰
須是老僧打你始得

昭覺勤云來源旣正祇貴轉身者僧眼旣睹眇淥清
遂因風放火當時若是箇漢待道庭前紅莧樹生葉
不生華便與掀倒禪牀直饒道吾親來也須與他平
展還委悉麼棋逢敵手難藏典詩到重吟始見工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

船子誠嗣

因僧問撥塵見佛時如

何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僧後問石
霜撥塵見佛時如何霜曰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
回舉似師師上堂曰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淡

談猶較石霜百步

護國元云叅須實叅見須實見毫端許言之本末皆
爲自欺今日或有人問和聲便打爲什麼黃金自有
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石霜尊云夾山爲衆竭
力禍出私門石霜覲露全機遭人邈摸護國祇有利
人之心且無出人之眼如今若有恁麼問亦與和聲
便打待伊擬議便與擲下拄杖

當機一句玉珊珊內外玲瓏溢目寒無漏國中曾不

住月華影裏見應難

丹霞淳

拂牛劍氣洗兵威定亂歸功更是誰一旦氛埃清四

海垂衣皇化自無爲

天童覺

隱顯全該不露顏白雲繚繞舊家山石人夜半敲金

鎖天曉泥牛過玉關

伽堂仁

寶劍塵生宇宙寧太平無事不談兵皇風蕩蕩歸何

處風自清兮月自明

寧遠地

東望望長安正值日初出長安不可見喜見長安日
最懶根

夾山見船子後道吾令僧往問如何是法身師曰
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僧回舉
似吾吾曰者漢此回方徹

育王雪云三十年前賣牛買馬三十年後賣馬買牛
若是出格流決不向它語脉裏轉還見麼法身無相
法眼無瑕

因風吹火借水獻花絲毫不立萬別千差但看來年

二三月銜泥燕子入誰家

慈受溪

臭口開來經萬劫絲毫纔動鐵輪隨雲收雨散月明

夜翻動江波說向誰

木菴末

雪前風勢侵空急雪後寒光照眼明黃葉紛紛如剪

綴賸餘松柏映青山

無異來

朝餐白石裹春糧暮采芳洲杜若香欲寄身心與明

月送君南浦動蘭漿

偃亭挺

夾山因僧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

法眼益云老僧二十年祇作境話會 浮山遠云直

饒不作境話會亦未許在何故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瑯琊覺云且道如今作麼生會良

久云上士遊山水中人坐竹林理安問云大小瑯琊錯過法眼 黃龍新云者僧分明問境法眼因甚不

作境會既不作境會又作麼生會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黃龍震云直饒法眼盡力踔跳

也出夾山不得法眼既出不得是什麼人出得乃豎

拂子云須是者老漢始得 高峰妙云直饒向者裏

會得見法眼則易見夾山則難 蟠龍長云法眼與

麼解會要見夾山直待驢年

月皎青松鶴夢長碧霄丹桂挂羶羊巖高壁立千峰

雪石筍生條半夜霜 投子青

蚌含明月珠生腹龍擁淡雲雨灑空莫向平田翻巨

浪直須點點盡朝東 丹霞淳

月挂寒松碧嶂淡石人未會雪中吟從前此曲知音

少鶴唳青霄出鳳林 枯木成

古路雪淡覆好山雲更遮雁聲天外急遊子夜還家
瞞菴成

三十年前此地遊木蘭花發院初修如今再到經行
地樹老無花僧白頭鼓山珪

哭月狂猿攀古樹嘯風猛虎踞懸崖人間別有通霄
路不必行從者裏來中峰本

萬疊烟巒夜不收清風拂檻露華幽半遮半掩穿芳
徑月皎星河澹遠洲伴我侶

玉管吹何處空畱嶺上梅年來雙白鶴舞出鳳凰臺
偃亭挺

鴛鴦錦繡寸心勞誰向鍼邊惜羽毛獨有官家人富
貴明珠換去作宮袍日休寤

山邊水邊待月明暫向人間借路行忽然撞著眼中
釘夜夜擡頭怕見星石藏鑑

夾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此位無賓主曰尋常
與什麼人對談師曰文殊與吾攜水去普賢猶未
折花來

百丈泐云在家不會迎賓客出路方知無主人花街
柳巷皆空過嗟怨堂中老令公且道尋常畢竟與什
麼人對談良久云命坐孤星日犯歲君 報恩岳云

夾山與麼答話可以入佛不可以入魔今日有問如
何是佛便云賓主歷然更問尋常與什麼人對談便
云波旬執劍時相衛那吒奮臂繞堦行或有箇漢出
來云恁麼道祇可入魔不可入佛便輕輕以手擘開
眼云貓

親言言處幾人知今古無儔類莫齊玉馬雪行歸夜
半羶羊挂角日沉西

投子青

當頭不犯難開口假借旁來落二三卓爾混融無向
背西天佛是老瞿曇

枯木成

對對珊瑚撐月明苔青古殿少人行旌旗柳拂龍蛇

動白玉階前絕令行

伴我侶

劫壺空處路難通野徑雲埋曉似封滿目烟光人寂
寂夜淡徒見月朦朧

尊道啓

夾山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風吹荷葉
滿池青十里行人較一程

對機有準穿楊箭問答無殊野水痕春至幾番寒食
雨仍添碧浪兩三層

頌吉祥

夾山上堂眼不挂戶意不停玄直得靈艸不生猶
是五天之位珠光月魄不是出頭時此間無老僧
五路頭無闍黎

撰述
吳金
三十五
熟處難忘老夾山懸空著架要人攀有時打落烏紗
帽笑不成兮哭轉難
頻吉祥

宗鑑法林卷六十終

